

樂書卷第三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也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  
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  
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  
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  
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是  
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  
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短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咏其

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  
其容則蹈厲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極歡心也蓋  
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  
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  
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  
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  
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  
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  
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  
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

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舞於雩祭或弦歌於武成或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而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貢知樂而不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出采芣苢采芣苢作周禮之司祿司空論語之問王知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雜記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

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禮意哉

大記

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親疾如之何不徹縣去琴瑟乎先王之制天子宫縣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歟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昔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為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焉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

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况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祭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衆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

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第三十三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  
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  
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  
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  
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裸所以降其  
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  
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

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外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况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之道言三道又言三重者禮系之道大備於周而

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

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昔者周公曰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妙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專  
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主於祭祀何也老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樂記曰清  
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天  
之德文王之德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則不侮人  
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在  
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聲歌清廟  
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  
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系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荀卿曰：琴婦好瑟，易良，然則易良樂教也。豈特瑟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鳶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為聖，聖德也；禮入而為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闔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鳶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周官樂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則環拜佩環而拜也；車亦如之，不無鳶和之音矣。二者皆以鍾鼓為節，則環佩之聲亦為和之音，孰不以鍾鼓為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為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樂者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亦爲中采齊客出以籥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與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與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闋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實客者也接以

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亦爲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爲秋秋於天爲旻在五行爲義義於德爲和旻者情之閔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夫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爲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

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糸不亦可乎傳  
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縱言及此  
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  
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  
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樂書卷第三十三終

樂書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  
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興  
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  
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  
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

德焉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誓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

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與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

服軀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自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脩身之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禮也苟力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軀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

必以鋪几筵之類爲禮作鍾鼓之類爲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與並爲仁是蔽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曰其問政而語及是者欲其由末探本故也

###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射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二無既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射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爲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射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樂書卷第三十四終

樂書卷第三十五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待德而後興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尊位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德為聖人貴為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兼隆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  
一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 喪服四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  
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  
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故唯  
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故議而  
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爲哉凡稱  
情以爲文發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  
喪正與此同特總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  
殺爲序故小功先於總喪服四制以輕重爲序故總  
先於小功

###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  
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  
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  
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  
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鞀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下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儒行

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次具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備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節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

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第三十五終

樂書卷第三十六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

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  
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  
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  
相爲司正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于主  
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  
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  
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

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比日三終者雖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魯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苟鄉以二人言之豈惑於射義公用之表  
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故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推一時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爲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爲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爲諸侯而與祭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為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其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官其不適也有紕爵之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國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為循樂節之聲而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

射則其容體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歟



樂書卷第三十六終

樂書卷第三十七

周禮訓義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封人

膳夫

鄉大夫

鼓人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為禮樂之於需以為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則天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以

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荒大札無天地之裁邦之大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令奏鐘鼓則知非三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職大司樂之於合樂皆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為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為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為首和於六德為終以樂禮之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著之以為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是為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宏敷五典式和民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遂君臣和敬於朝廷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至則奏之以無忘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大存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義理以之防民僞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之和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易曰利正者性情也中出於性而近正和出於情而

近利利正天道也惟聖人爲能與故於乾言之中和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禮教遜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僞而教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僞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推樂不可以爲僞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興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為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詎曰樂者非謂黃鍾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  
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衆庶  
所知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綉共其水稟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詠其聲於堂貴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客斯為下  
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貴牡不貴牝貴小不貴大貴純  
不貴厯貴充不貴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  
之豈植樂其牲為哉廼所以樂神也然必責之封人  
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資以養者土物資養於  
土物者使掌土事者歌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  
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  
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  
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  
其為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  
本則一而已其為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  
當慙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謂聲樂易以流吾  
以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吾  
以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革旅所以飾怒也  
正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  
意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豈和軍旅正田役之意邪六鼓曰金必掌以鼓人者  
鼓為樂之君故也

樂書卷第三十七終

樂書卷第三十八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

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雷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  
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  
鼙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為  
之又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為用故也神祀太宰所謂  
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

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衆神與記言郊社之禮  
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樂言靈鼓靈鼓  
路鼓皆有鼗而鼓人言鼓不及鼗眠瞭播鼗不及鼓  
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鼗眠瞭言鼗以見鼓故也鬼享  
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之鼗皆以爲大者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故  
路鼓晉鼓鼗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大僕建  
路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鼗鼓或施之金奏靈臺  
鼗鼓維鏞是也鼗或爲賁鼗以賁爲義也鼗或爲臯  
鼗以臯爲義也

以金錡和鼓以金鑼節鼓以金鏡上鼓以金鐸通鼓

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故錡之聲熟鑼

之聲濁鏡之聲高鐸之聲明熟則陰與陽和故可以  
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  
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故可以通鼓在易  
艮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  
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  
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鑼鏡則鳴之而已鐸則  
或振或撫其用則先鐸後鏡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  
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錡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  
曰戰以錡于丁寧儆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  
鼓丁寧錡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爲之君形諸動靜而以  
舞爲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吾

皆有以鼓之自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然則  
鼓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  
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  
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帗舞扞蔽被除災害故也扞  
蔽則災害未然者不至帗除則災害已然者去矣黨  
正祭祭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  
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記言聚萬物而索  
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  
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  
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或待晨  
有柝守國有鼙鼙軍旅乎此挈壺氏所以序聚柝鼓  
人所以鼓鼙也鑄師掌固皆夜三鼙大司馬辨軍之  
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馬  
鼓徒鼓手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衆亦不過如此昔  
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欲鼓曹劌違之爲其失  
之遽也宋襄公戰于泓可以鼓而不鼓子魚非之爲  
其失之緩也先王鼓衆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  
已今夫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爲人利者也役者執  
爨從事而與戍異者也古人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  
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  
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象司馬之田有如戰  
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

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月之明遡於日而已日月食皆陰為之災也今夫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為之食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為之食后素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不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救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為常日者實也

以食為變故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昏義兼日月言者蓋書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變則書之不得不與二禮異也書曰鼓曩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春秋書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者二則救日月用鼓尚矣左丘明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日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為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庶民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為之災必以鼓者所以進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尚何天變之有雖然君子以為文庶人以為神矣此言救日月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



甲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憂懼特以鼓詔之而已

樂書卷第三十八終

樂書卷第三十九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舞師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帔舞也析衆羽為之羽舞也以凰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為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  
帔羽皇旄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為主則先  
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教其用為主則先其事之急者  
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  
有社稷以被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爲  
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  
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  
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  
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  
暵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也春秋書  
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散而用之  
則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矣大司  
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

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  
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也  
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後  
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教  
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教  
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  
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  
堂位祭統言朱于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  
夏簡兮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後  
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後文  
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先代  
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咏其聲於堂有舞以動其容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皆興舞則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而不及升歌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有兵帔之舞是百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言釋菜于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地官何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者義有所主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所主者耕王藉共粢盛故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川師原師之類

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師禮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先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亦禮事也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為表裏與洪範八政先司寇後賓同意由是推之司干不屬夏官而屬春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鼓人舞師不屬春官而屬地槩可見矣

###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所以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

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中而不和不足以合天地之  
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爲用而  
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  
道判而爲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  
姑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曲成萬物而不遺禮  
樂姑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  
百物皆化豈非合百物之產邪言事鬼神則地示可  
知言諧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  
羸鱗毛介象物可知

### 內宗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  
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盞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  
廟享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  
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羞獻而已豈非易所  
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  
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  
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故周詩言於樂辟廱  
鎬京辟廱于彼西廱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廱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  
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  
故也生為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為樂祖而祭於  
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  
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以樂  
教衆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  
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周  
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尚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崇德  
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祖考蓋  
始於殷人則殷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為五  
帝學祭於瞽宗為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  
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廱之實也故其樂育  
才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阿則均其過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為雖之之樂有儀所以為辟之之禮辟廱之實成均  
之法上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邪

樂書卷第三十九終

樂書卷第四十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祗祗則  
順行所成庸則友行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  
則樂德所成終成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而  
已若夫之於天道則孝不足以言之然則自世胄而  
言謂之胄子目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  
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  
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  
和祗庸孝友之六德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與大學之教先入學釋菜以示之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之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是知教人始終以樂豈持國子而已哉雖萬民之衆司徒固以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矣周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教胥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該之而已樂德必始於中和者樂為中和之紀故也荀卿亦曰樂者中和之統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

興道諷為樂語之體誦言語為樂語之用其實一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事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

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為樂之實語為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為之節文制為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禮樂各以時為大故也堯命瞽瞍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臯陶作大夏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作大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磬又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爲上所以紹其五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爲德心聲發而爲語德容達而爲舞大司樂之教國子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茹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罨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謂之黃鍾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爲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其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玄枵其候大寒在卦則坤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大蕤其管八寸其數七十二其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其宿箕其次尾其辰

合娵些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謂之夾鍾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月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旦然絜齊故謂之姑洗其管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爲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爲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管

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爲臯其歲敦  
牂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  
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  
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謂之函鍾其管六寸  
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己其月爲且音祖其歲協合其宿  
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  
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潛賊陽  
故謂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爲相  
其歲涿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  
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  
之律南氣族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一  
其數四十八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宿囓  
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

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故謂之  
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爲玄其歲闍  
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之  
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與  
陽交應故謂之應鍾其管四寸七分之五其數四十  
三其月爲陽其歲大淵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析  
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大簇而上  
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  
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  
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  
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  
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大司  
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成六

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用之  
大朝會是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之  
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用之  
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  
示可知群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在位  
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作動  
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神之  
樂也大司樂之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宰禮  
典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曰禮  
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乖諧者有徧而無殊是  
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民則  
衆而難徧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爲用樂以和諧爲體

均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法以  
洽邦國爲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不預  
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爲主故言合天地之化  
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交和諸侯之  
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爾

樂書卷第四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  
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  
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錯質見如表裏然故子

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  
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寅之氣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  
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祀天神奏黃鍾  
歌大呂祭地示奏太族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

已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罇師凡祭祀鼓其金  
奏之樂然則以鐘鼓奏樂則編鐘在焉非不具六律  
六同也其施於鬼神示者各有所主去尔凡六代之  
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  
哉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  
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鍾二  
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  
實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  
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  
門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  
後世以爲禱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

形諸動靜言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礼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司馬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地示非特社稷也凡五祀之類無不奉矣以大磬之樂祀四望非特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奉矣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羣小祀之類無不奉矣大宗伯享先王以見先妣先祖奉親以見尊也大司樂奉先妣先祖以見先王舉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司服則別先公爲二合四望山川爲一與大司樂不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同異非若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以類相動故后夔奏簫韶鳳凰爲之來儀師曠奏清角玄鶴爲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流魚爲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

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  
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爲言者豈非即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  
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  
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  
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鼉  
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鼉孫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  
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  
覆爲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爲圜  
同意爲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爲其万物  
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  
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爲其爲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  
中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  
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  
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圜鍾爲宮無射爲之合黃鍾

為角大呂為之合大族為徵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  
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  
為四函鐘為宮蕤賓為之合大族為角應鍾為之合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族  
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  
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  
一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  
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  
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

以一於陽先乎陰欤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  
數常相為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  
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  
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  
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三宮所不該者亦  
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  
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  
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  
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  
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辰之  
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



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  
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  
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太簇  
爲商爲徵圜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羽中呂爲宮  
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  
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  
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簇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  
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  
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角徵羽  
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  
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  
之者爲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  
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  
天宮不用中呂函鍾南呂無射入宮避函鍾南呂姑  
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  
宮不用人宮之律人宮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  
鍾孰謂避天地之律邪

樂書卷第四十終

樂書卷第四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雷鼓雷鼙鼓靈鼓靈鼗鼓路鼓路鼓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則鼓之聲用莫先於此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書舜典下管鼗鼓則鼗鼓之爲器如鼓而小掌之於小師播之於瞽朦眡瞭則鼗鼓之聲用未嘗不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音革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

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鐸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不同者特不用鼗耳月令修鞀鞀卅紀帝嚳命倕作鞀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鼗鞀一也先儒以鼓爲春分之音鞀爲震之氣是不考坎音革之過也

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

爾雅大管謂之箴中謂之篴小謂之箛蓋其狀如篴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書曰下管鼗鼓燕禮大射下管新宮記曰下而管象則管之爲樂以利制爲用堂下之樂也女媧始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又次苓展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尚矣至周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竒以禮天神孫竹之衆以禮地示陰竹之幽以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筥詩曰聲筥將將是也或作琯傳稱白玉琯是也廣雅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當時之制爲言歟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龍門之琴瑟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嶺帝  
生處空桑伊尹生于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  
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  
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  
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  
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  
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然琴  
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尚宮而已未嘗不相須而用  
故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袴越燕禮小臣左  
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  
琴者舉大故也後世高漸離之筑蒙恬之箏漢之琵琶  
箏篥篥晉之阮咸皆放琴瑟為之非古制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  
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  
聲凡三宮既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鼗舉  
革以見木也言管舉竹以見匏也言琴瑟舉絲以見  
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圜丘  
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樂以祀天神祭  
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祀祭  
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  
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享莫大於  
禘祫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聲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  
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  
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  
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  
而已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爲  
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

六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藏卒有以出而禮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域於陰陽之間而  
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  
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數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大祭祀帥鼓鼗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  
鼓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  
祀小樂事鼓鞀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  
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眡瞭掌大師之縣則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中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  
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宿

縣則縣之於前期宿齋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爲僞而  
縣之於宿齋之時其誠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審  
一以定和亦所以達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  
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  
之凡大祭祀宿縣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  
儒謂大祭祀宿縣則中小祭祀亦與焉是不知中小  
祭祀非皆前期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  
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瞽矇掌九德之

歌以復大師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由是言  
之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  
不爲九夏乎宗廟九變之樂必奏九德之歌九磬之  
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禹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  
有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爲首以明王道自禹  
始故也王於尸爲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內則  
全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  
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  
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  
王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  
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王夏繼之以尸出入  
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  
祀者有施之賓客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

祭祀也大饗尚服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人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焉爲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爲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如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舞統也乃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擇士以觀其容也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子摠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鍾人以鐘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食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虞不及狸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二終

樂書卷第四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樂師

大司樂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知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宥之樂皆令奏鍾鼓則鍾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



食則其禮具三宥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  
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皇五帝有  
勸戒之器名侑厄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  
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  
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爲三奠誤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樂  
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况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于社乎奏愷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尊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衆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于社是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是也鄭氏謂大獻捷于  
祖趙商詰之不亦宜乎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  
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凡日  
月食天變之見於象者也若春秋書日食二十六之  
類是已四鎮五嶽崩地變之見於形者也若春秋書  
沙鹿梁山崩之類是已大傀異裁人鬼之爲恠異者  
也與老子所謂其鬼不神者異矣大札若厲疫而死  
是也大災若齊大災是也凡國之大憂若國有大故  
是也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  
亡以荒禮哀凶札禮之所哀則樂之所當弛也然則  
膳夫大喪大荒大札天也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司

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與此不同者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憂樂以天下其憂以天下也大則去樂小則弛縣及其極也又素服不舉焉素服則以喪禮處之飾乎其外而已不舉則減常膳徹樂縣豈特飾外而已哉故素服止於大荒大札大災而不舉又及於大喪大故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此言弛縣者弛則存而不用徹則屏而去之豈特不用乎弛縣與大夫徹縣異去樂與撤弓卒去樂同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以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爲邦以禮樂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

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爲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

大喪泣歔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爲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哀則不樂人情之常也大喪泣歔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泣之在大司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器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設庠序以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也蓋有王國有邦國學之政則王國而已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者國學也建國之學政則邦國之學亦豫焉以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故諸侯必命之教然後爲學如此則政教一於天子國無異政家無殊羽矣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東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者蹈厲有節非若詩言其志歌咏其聲也一於動容而已帔舞封人鼓帔舞是也大司樂見之也或言奉兩藏之或皆不言則皆及

也羽舞籥師鼓羽籥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蹈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居一焉以干揚爲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夏書舞干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績翬狄於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績揄狄於衣爾雅謂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羣狄揄狄之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樂書卷第四十三終

樂書卷第四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教樂之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大馭凡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記曰和鸞中采齊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為節乎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

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  
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  
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  
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  
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行  
以肆夏先於趨以采齊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  
齊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  
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爲行步之節豈  
倣古采齊肆夏之制歟采齊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  
不過若采繁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繁爲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爲節樂仁而殺以  
時也諸侯以時會爲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  
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之詩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兮執女手之卷兮，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歟。大夫士投壺之禮，奏狸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也。射士職也不言孤卿，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大宰政典，居事典之先，禮記祭統政行則事成，冉子退朝之晏則事也。孔子不謂之政，魯子叔奉君命以

弔滕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之所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爲以治職者也。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爲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不同，其用樂一也。故凡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鐘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爲節，無時而可廢。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畢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爲備樂以奏爲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  
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  
樂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  
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  
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  
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  
豈非訊疾以雅乎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  
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  
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  
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瞽臯舞  
則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徹又帥學  
士而歌徹令相豈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遲之意  
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爲節與夫相擊

之禮如祭祀之儀是待賓客如事神敬之至也然樂  
師所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凡射禮卿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與  
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  
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  
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况射夫乎司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籥舞笙鼓樂

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行  
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弓  
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樂  
師之於射夫爲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祀  
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以身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  
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  
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  
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  
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亨

禮也樂之出入大教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  
而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  
教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  
其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  
也凡形之爲樂儀聲之爲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  
乎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  
教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  
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  
同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器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元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有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樂書卷第四十四終